■工友情怀

老姜书记

□王士全 文/图

1979年我参加工作，报到第一天的欢迎会，一个身板儿厚重敦实的老头儿笑眯眯地主持，劳资科的人介绍说，这就是你们的党支部书记老姜，姜国旺。

那年，老姜书记已经50多岁了，共和国第一批粮食行业的老装卸工。岁月留痕，老书记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至今仍影响着我。

第一件事是分年货。1979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始年，上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实行粮食“双轨制”，粮食行业企业可以自主经营“议价粮”。企业有了“活钱儿”，每年春节前，厂领导会挤出点钱，给职工购买些年货，一般都是带鱼，有时是羊肉，还有时发些白糖。

每年春节前，厂里拉年货的大卡车回厂，往篮球场上一停，各科室排队按人头领取本部门的年货，分剩下的，一律送食堂。那年头，人无私心，全厂上下没有三六九等。厕所搞卫生发多少年货，厂长、厂党委书记也一样，分毫不多，丝毫不少。

装卸队是全厂最大的科室，三百来号人，为了分年货时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每年装卸队发年货，老姜书记总会抱着盘秤，亲自操刀，从来没出现过因为分发不均、好坏不均等不愉快的事情。

分带鱼，老姜书记掌秤，两眼随时掂量着带鱼大小的搭配，三百来份一一配齐，总归要富余一点带鱼，好！谁春节值班回不了家，富余的带鱼一一多上一两条。分好的带鱼在球场一角排列整齐，老书记像一道闸门，站在分好的带鱼前。排在队伍前边的，从最后一份开拿，省得那些因工作脱不开身的职工会认为领到最后的是最次的年货。时间长了，谁也不会因为要排在前边领年货着急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

那年春天，我卸完火车的时候，见车厢里的边边角角有许多苏子，是上家单位卸车时工人未清理干净车厢，加之车辆边角存留的，和煤炭混杂在一起。老父亲养鸟，画眉、黄雀儿最爱吃苏子，何况这苏子又是无主之物，我就收了半麻袋带回宿舍，用筛子清理掉煤渣，拿回了家。

过了几日，班长传话说姜书记叫我去他那一趟，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小兵卒子一个，又没犯什么事儿……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吗？”老书记坐在他那张破旧的写字台后边。迟疑了一会儿，“我真不知道！”老书记沉吟一下，说：“你往家拿什么东西了吗？”“没有啊。”“你再好好想想！让我说出来这事就严重了……”

最终我才猜到是不是“苏子”的事儿。我辩解：那苏子也不是粮库的东西，我拿家去算错吗？老书记脸有些沉：“你从哪儿拿走的？”“确实是从库里拿走的！但它确实是不属于库里的东西啊！这也算错，也太冤了吧？……”

最后，老书记语重心长地道出他的想法。他说，咱库里一年365天，有300天火车进进出出、装装卸卸，许多东西火车来时是不属于粮库的，如果大家都认为不是粮库的就可以往家里拿，那么往家拿东西的习惯就会蔚然成风，这个单位就没法控制了……

一想，老书记说的果然在理，比如火车箱上的棚杆，比如拉大米的车厢边角也许能清理出几斤、十几斤的芝麻、绿豆……可不是吗！

我心里一下释然了，把拿回家的苏子又带回单位。

岁月荏苒，后来我走上了党委副书记的岗位，老姜书记离开人世也已经二十来年了。每每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处理问题时，老姜书记工作的点点滴滴，总会不自觉地在脑海里萦绕……

■家庭相册

母亲的标点

□胡美云 文/图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不知不觉将她话里的标点，由感叹号全换成了问号。

与小弟视频聊天，问到母亲近况，小弟叹息，才60出头的母亲，不仅行动迟缓，常有健忘，做起事来也日渐地畏手畏尾，小心翼翼起来，完全不同以前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性格了，整个人的状态和行事的动作比起那些七老八十的人来都处在了下风，怎么就这样了呢？我也跟着沉默了起来。

母亲没上过学，外公是旧时文人，没有教母亲识几个大字，也没送她去过半天的学堂，倒是灌输给了母亲满脑子的三从四德。幼时的教育是强大的，它一点点地根植进母亲的大脑里，指挥着母亲按它们的意愿一步步行走于人世间。

到了婚嫁的年龄，聪慧、能干、健康听话的母亲在门槛都被媒人们踏破了的情况下，顺从着外公的安排，嫁给了当时一无所有与妹妹相依为命的父亲。外公是善良的，父亲不过是他一位远亲之子，父母双亡之下，外公担心已成年但贫穷又嘴拙的父亲再娶不到好人家的姑娘，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父亲，他的善举却是误了母亲的一生——是的，即便是如今，我依然觉得，我的母亲，能干、大方、健康聪慧的母亲，她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过更好

的日子，而不是和老实善良却胸无大志、人生无半点规划的父亲吵吵闹闹消磨着人生，听天由命。

那时候的母亲，说起话吩咐起事来从没迟疑过，每一句话的结尾都很自然地加上一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感叹号。而忙碌个不停做事风风火火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个行走的感叹号啊，积极、能干，是全家的主心骨，家里四个孩子，没有外出在家帮衬农活的父亲，都一起听着母亲的指挥调遣。谁做饭、谁洗衣、谁去山上扒柴，谁去田地担水锄草，样样安排得合理妥贴。而母亲，一定是家中事做得最多最重，吃得最节俭最寡淡的那一个人。

爷爷奶奶和外婆都去世得早，母亲生我们姐弟四个，因为做月子缺少有经验的长辈指导与照顾，母亲又是好胜的性子，仗着年轻连月子里也舍不得安生休息下，带孩子、收捡洗扫、做饭一样不落地让家得以照常地运转着，以至于落下了不少毛病，到了中年时身体便处处报警，胃病、头痛、风湿关节炎一样不落，体质每况愈下。

如此，母亲的身体先向岁月低下了头。接着，随着三个女儿的陆续嫁人，小弟的婚娶成家。按照母亲的传统观念，儿女成家老人就不要问事了，于是，人情礼往上的事不再自己一手应承，一样一样地交待着弟弟弟媳去做。日常与我们姐妹通电话，除了熟悉的母亲式的唠叨不变，却是再也听不到陪伴过漫长成长岁月里那些熟悉的铿锵有力带着命令式的句子了。

“小美云啊，你把家里衣服拿到大塘里洗了！”

“利祥你这小鬼，中午又偷跑去钓鱼了吧！”

“满云你去田里叫你大回来吃饭，快点！”

那时的秋风里，母亲正挑着一担沉甸甸的金色稻谷，压弯的扁担上上下下，咯吱咯吱唱歌跳舞，母亲一路急走，阳光灿烂谷穗饱满，在母亲的身后摇摆出一长串金色的感叹号。

母亲她会不会知道，她是我在阳光里曾仰望过的偶像？

待下次通电话时，我一定要告诉她。

北京秘密

抗争之路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当时，在李大钊领导下，不少进步青年和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都把他的家当成学习和讨论的活动场所。

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张太雷、王尽美、赵世炎、蔡和森、瞿秋白……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这位“播火者”，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毛泽东同志1949年回忆。

1918年10月，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感觉这位高个子青年言谈、见识不平凡，当即同意安排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

此时的毛泽东，正意气风发，希望能够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思想。但是很多学者都“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而已是学界权威且名满天下的李大钊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的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

此时的李大钊，恰思想迸发，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脍炙人口的文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在鲁迅中学，历史仍然留存在师生的记忆中，在课堂上讲授着……

国难当头，抗争，不分男女老幼……“我们学校的缪伯英，就是在李大钊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郗明说。

学校墙上的校史介绍里，至今留着缪伯英的照片。

1920年，缪伯英第一次见到“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守常先生”李大钊，后加入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21岁时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缪伯英与罗章龙、高尚德、何孟雄等一起，秘密编辑《京汉工人流血记》，回到湖南后，她又与李维汉一起，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宣传先进思想……

全民族的抗争，不分党派、民族。

以李大钊故居到国家博物馆这条线为横轴，在与其交会的多条纵轴上，也有不少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印记……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和新文化街交会的佟麟阁路，经过封堵“拆墙打洞”，美化墙的外立面，建立立体车库，路中间加设隔栏等整治提升措施后秩序井然，路边已经见不到往昔乱停乱放的车辆……

这条路，以前叫南河沿大街。1945年，在冯玉祥提议下，北平市政府将大街改名为佟麟阁路，纪念抗日英雄佟麟阁。

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时任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29军死守南苑。佟麟阁在腿部受伤的情况下执意抗战、带伤上阵，终因多处受伤、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4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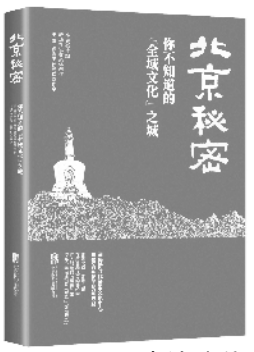
一尊铜制的被炸坏了的怀表雕塑，将历史定格在佟麟阁将军壮烈殉国的那一悲壮时刻……佟麟阁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2015年7月，纪念雕塑在佟麟阁路上落成，雕塑高1.937米，链子为77个铜环组成，寓意为：1937年7月7日，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这条路，以抗日英雄佟麟阁之名命名，折射了一个民族在危机来临时的共同抗争。

14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将曾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力量凝聚起来，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最终夺取了全民族抗战的胜利。“过去的路不好走，充满了坎坷和艰难，充满了抗争。这条路，应该踏踏实实地走下去。”老校长郗明说。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地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五）



李斌 主编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